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115
21 Febr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1994年2月10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致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主席的信件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人权委员会主席致意,并就1993年12月24日他以前的第1128/1号照会,谨此再次附上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起草的一份题为“有关克罗地亚种族净化和其他违反人权情况的备忘录”的文件,并请求将其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2之下的正式文件散发。

注: 秘书处备有本文未刊印的附件,可供参考。

有关克罗地亚种族净化和其他违反人权情况的备忘录

为了强行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试图将那些在法律上、历史上和种族上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克罗地亚人民的领土纳入他们新成立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他们违反了许多国际法律文书。克罗地亚用民族自决权作为国家分离出去的依据,但该共和国当局却拒绝给予塞尔维亚族人同样的权利,而塞族人在这些领土中占绝大多数,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并历来维护自己的国家特征和地位。克罗地亚当局为了实现他们取得这一领土的愿望,不仅是在和平时期而且特别是以挑起战争为手段制造全面的恐怖,试图将塞族人赶出上述领土及克族人占多数的领土。这种恐怖经常十分惨酷,规模浩大。

本备忘录介绍的只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对塞族人犯下的罪行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提请国际公众舆论注意该当局为实现其政治意图所使用的可怖的方法,并且只是将塞族人遭受磨难的一部分事实真相昭示于世人面前。这一真相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1993年9月9日克罗地亚武装力量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马达克口袋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使得世界突然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尽管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片面的。为了使本备忘录叙述的罪行不再重演,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世界公众披露事实的真相。

1993年9月9日,克罗地亚武装力量在戈斯皮奇的南部和东南部的Divoselo、Lički Citluk, Počitelj 等村庄及马达克地区的口袋其他定居点残酷屠杀了所有被他们发现的平民和伤病员,又在那里所有的建筑物和生产设施内大肆掠劫、然后将其拆毁和焚毁。这一罪行是克罗地亚武装力量在1991-1993年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领土上对塞族人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之一。

所有这些罪行实际上是1941-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如今的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对塞族人所犯罪行的继续,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克罗地亚全面战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即在民族和宗教上实现同质,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绝不容纳东正教的塞族人或者与之共处。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卖国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领土上,约100万塞族平民--男人、妇女和孩子^{1 2}--被害,其住处被拆除和焚毁,文化和教会建筑也被毁。1941-1945年期间,仅在 Divoselo 村庄就有907人被杀,³ 在戈斯皮奇有4,740人被杀。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中,为实施对塞族人进行种族清洗这一种族灭绝的思想所用的手段包括屠杀、驱逐、强行使人口迁移,另外,还秉承几个

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改宗传统和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目的而迫使人们皈依天主教。

最近的内战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因此对 Jean Cott 将军的下列的说法人们不会感到奇怪,这位将军是这样描述1993年9月19日在马达克口袋地区所发生的罪行的:“在我们所经过的几个村庄里我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既见不到人也没看到牲畜。这种全面的大破坏局面完全是故意制造的”;Cedric Thornberry 也说这是他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战争中所看见的最为不幸的一幕,人们对他的话同样也不会感到吃惊。

在马达克口袋地区所发生的罪行造成了67人死亡。据报道,另有一些人失踪。然而完全有理由断定,其中有许多人丧生在韦莱比特山脉的岩溶坑里。这是在最近的战争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塞尔维亚族人的一种典型的方法。⁵ 经查明,许多受害者不是死于军事行动,而是死于随后的蓄意屠杀。对其尸检表明,许多人在死之前就遭到了火焚,某些人身上还有被屠杀或肢解的痕迹。根据法医的医学报告,许多受害者不是在克罗地亚部队的几次初期行动中死亡的,而是死于相当后的时期内,即9月16日在后者撤退期间及在联合国保护部队即将进驻及初步部署之前。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种蓄意和有计划地屠杀塞族平民、伤病员的行为是秉承军队高层的命令的。

- 还有其他许多例子证明,自1991年战争爆发以来这就是克罗地亚国针对塞族人采取的一项总政策。现仅举几例:

- 自1991年10月中直至1992年3月底,在马里诺、塞洛和帕克拉茨卡·帕贾纳地区约有2500名塞族人被害。受害者在被从萨格勒布、戈斯皮奇、里耶卡、加雷什尼察、波德拉夫斯卡、斯拉蒂纳和西斯洛文尼亚定居点带到这两个地区后立即被处死,或在遭酷刑后被集体活埋。⁶

仅在帕克拉茨卡·帕贾纳地区,至今就已挖掘出17个埋有几百具尸体的大葬坑(从20米至5米不等)及一些稍小的葬坑(2米至3米)。约800名塞族人被埋在马里诺、塞洛的几处葬坑里,这些葬坑位于伊洛瓦河岸附近的村庄与鱼塘之间的一块田里。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国会的资料中心根据幸存者的证词绘制了至今发现的葬坑的详细地图。而联合国保护部队 (原文此句不全--译注)。这种杀戮行动是在当时的内政部长伊凡 Vekić 的同意下并在Zdravko Tomac 知情的情况下,由Tomislau Merčep 领导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内政部的特殊目的小组指挥执行的。然而,目前,有人出于政治、技术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对发掘这些葬坑设置了许多障碍。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做是企图将所犯罪行的真实情况大事化小。既然未能确保

塞族观察员和专家的在场,未听取能指明被害塞族人埋葬地点的证人的证词,也未邀请可帮助指明葬坑所在地的受害者的亲属,因此由Sherif Bassiouni 和 William J. Fenrick 率领的安理会专家委员会未能为发掘马里诺塞洛和帕克拉茨卡、帕贾纳的万人坑建立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发掘工作不是在马里诺、塞洛和帕克拉茨卡、帕贾纳死亡营地被杀的大多数塞族人埋葬地进行,而是在次要的埋葬地点进行。

据1993年12月2日W. J. Fenrick的信件,仅发掘出一个埋有19具塞族人遗体的葬坑。拥有相关文件的塞尔维亚国会的资料中心已表示除第371号档案外,还愿意向联合国专家提供迄今尚未公布的文件,包括标有葬坑地点的地图。

只是在发掘葬坑的问题产生之后Fenrick先生才表示愿意会见塞尔维亚国会资料中心的代表并接收那些文件。

- 作为在西斯拉沃尼亚对塞族人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一部分,在1991年和1992年,有10个城市定居点及183年乡村定居点被全部拆除,87个定居点被部分拆除。

- 在1992年12月10日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由 Miljenko Crnac 率领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第123国民警卫队洗劫了斯拉文斯卡·波热加市的21个当时尚未受扰的村庄,并且仍掷易燃材料和手榴弹,烧毁了所有的房子、烧死了许多仍在房子里的人,并且残忍地杀死了其余的人。这就是几十个无法逃走的平民--主要是妇女、老人和病人--被处死的情况。⁷

- 1991年12月25至26日,帕克拉茨市戈尔尼耶·格拉霍利加内的16名塞族村民--这些人的年龄都在60至80岁之间--被害、也找到了一具儿童的尸体。

- 在位于温科夫齐至奥西耶克中途的保利努·塞洛,被发现的所有村民--总共18名塞族人和1名匈牙利族人--被关在一所房子里,后来被处决。犯罪发生的那座房子随后被夷为平地,从而无法确证究竟有多少人被处死。

- 1991年12月12日至13日,在格利纳附近的格拉查尼察有28名士兵被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处决或杀害。其中一个士兵被钉在墙上。

- 1992年6月21日,在米列瓦茨基·普拉托有41人丧生。他们被克罗地亚部队屠杀之后,其身份都无法辨别。⁸

1991至1993年期间,针对克罗地亚塞族人的种族清洗所用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方法,从诸如在学校里嘲笑塞族孩子;骚扰;搜寻住处;警察到处抓人并对他们进行审讯;切断电话;将拥有以西里尔字母印刷的书籍视为有“亲塞尔维亚”倾向的证据;将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塞族知识分子的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上,到处散发及甚至公开出卖这些名单;剥夺国籍;解雇;驱逐;责令搬出住所;⁹ 等比较“文明”的

方法到诸如酷刑,被拘押期间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待遇,一再被强奸¹⁰;抽取血浆;用炸药炸毁逾6,000座房子及毁坏文化遗址,(94座东正教教堂被破坏,另有70座被炸毁,其中特别包括,帕克拉克主教的住处及自1690年以来即已存在的图书馆¹¹等极为剧烈的手段。

由于所有这些,B. 布特罗斯·加利提交的安理会第S 25777号报告中指出,有251,000名塞族人被赶出了克罗地亚,而根据我们的最新材料则逾300,000人。同样,塞尔维亚人失地去了对26,853公顷土地的拥有权,南斯拉夫人仅在西斯拉沃尼亚一处就失去了3,952公顷的土地。

然而,塞族人的大批出走在城市地区尤为明显。仅在萨格勒布一个地方,100,000名已登记注册的塞族人、穆斯林、吉普赛人和混血人中就有逾70,000人被赶走,另有2,000人被赶出锡萨克,10,000人被赶出温科夫齐,5,000人被赶出文斯皮奇;及26,000人被赶出里耶卡。还在继续向塞族人施加压力,在胁迫之下,有大批人已改变或将要改变其名或姓,正在采取重大步骤迫使塞族成人和孩子都转信天主教。以前已按东正教教规受洗(及傅油)的孩子又被重新坚振,¹² 在学校里实行了宗教教育,塞族教士被赶走,由于克罗地亚政府甚至不肯保障最基本的生命权,这些教士根本无法回来并行使其职责。但是,所有这些想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建立克罗地亚东正教会的想法,通过使该教会从体制上脱离东正教会并与天主教接近,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动摇塞族的根基。这样一个教会过去只有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时期才存在过。¹³

克罗地亚也没有设法使塞族人回到他们以前被赶走的地区。相反,他们正努力阻止塞族人重回故里。在这里,只需提一下预定在不远的将来即可获批准的有关在西斯拉沃尼亚(帕克拉茨等)设立核废料存放区的计划。¹⁴ 此外,已实行种族清洗但尚未拆毁的塞族村庄现正被用来接收克罗地亚的定居者。

1993年11月,贝尔格莱德

注

¹ 本数字不包括士兵,

²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资料,(著名的“Serge Krizman”地图)仅在1941年4月至1942年8月期间,就有744,000塞族平民被害,包括:被德国军队杀害的78,000人,被意大利军队杀害的20,000人,被匈牙利人杀害的30,000人,被乌斯塔莎运动杀害的600,000人,被阿尔巴尼亚警察和部队杀害的10,000人,及被保加利亚部队杀害的

000人。在戈斯皮奇地区发生的屠杀尤为酷烈,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尤其多。(见附件1)。

³ 见附件2。

⁴ 见附件3。

⁵ 1941年约有60,000塞族人被抛入附近亚多夫诺乌斯达莎营地的韦莱比特山脉的岩溶坑里。--亚塞莫瓦茨--的前身。仅在62天之内特别是从1941年8月2日至5日,有1,400名塞族人被抛入所谓的 Saranova 的岩溶洞中,所有这些都来自于 Grubišino 的 Polje 同一个村庄。至今,在韦莱比特山脉上找到了塞族人被抛入其中的另外18个岩溶洞。有理由怀疑,1991年战争一开始,戈斯皮奇和附近地区就有几百个塞族人被这样杀害了,而且Divoselo 村庄也有10人被这样杀害。

⁶ 作为联合国文件散发有关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罪行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报告的附件。附有D.B.Nicholson编制的类似的地图。

⁷ 作为联合国散发的有关在南斯拉夫领土上所犯战争罪行的报告的附件。

⁸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安理会通过了第762号决议并对克罗地亚进行了谴责。

⁹ 例如,1991年10月29日斯拉文斯卡·波热加危机委员会的命令。

¹⁰ 见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国会资料中心的文件。

¹¹ 见附件4。

¹² 见附件5。

¹³ 见附件6。

¹⁴ 见文件E.CN.4/1993/108。

附件 2

戈斯皮奇和佩鲁希奇区平民伤亡情况
1941 - 1945

社区		奇 戈斯皮奇	格 巴格 卡尔	克 奥西克	克 梅达克	扬 斯姆希奇	尼 科西尼	特 帕扎里斯特	奇 佩鲁希奇	数 总
数 总	男子	734	14	806	500	293	440	22	215	2524
	妇女	784	9	249	361	293	349	8	163	2216
	总数	1518	23	55	861	586	79	30	378	4740
年 龄	15岁以下	450	2	161	166	171	225	9	82	1226
	15 - 50	645	18	213	376	272	380	17	195	2116
	50及50岁以上	410	3	167	296	142	182	4	101	1305
	年龄不明者	13	-	14	23	1	2	-	-	53
社会背景	农民	794	9	37	593	366	527	15	251	2939
	儿童和学生	523	3	159	176	180	223	9	03	1350
	工人	20	7	7	28	11	-	-	5	73
	工匠	44	2	1	14	10	15	3	23	112
	职员	48	-	7	20	9	10	2	5	101
	商人	14	-	3	12	2	5	1	3	40
	小旅馆老板	4	-	-	1	-	-	-	1	6
	教师	24	-	-	1	1	-	-	-	26
	领取抚恤金者	47	2	-	16	7	7	-	1	80
族 民	塞族人	1405	-	529	847	542	777	-	232	4337
	克族人	98	23	26	14	45	12	30	140	366
	其他人	2	-	-	-	-	-	-	-	2
	身份不明者	9	-	-	-	1	-	-	1	11
犯罪方及犯罪物体	乌斯达莎运动参加者	1486	18	515	668	563	770	12	351	4363
	意大利	14	1	14	93	10	5	-	10	147
	德国人	11	1	12	45	-	3	-	4	76
	炸弹与迫击炮	23	2	11	12	6	10	18	3	85
	其它	4	1	3	43	7	1	-	10	69
死亡年份	1941	1191	-	426	332	497	608	4	150	3217
	1942	36	1	24	68	8	47	6	10	200
	1943	97	12	35	173	38	13	14	38	415
	1944	77	8	63	236	9	121	5	164	686
	1945	6	-	1	14	-	-	-	-	21

参考: Milan Bulajić 乌斯达莎运动各种灭绝罪行, 第3号, RAD, 贝尔格莱德, 1989, 第314页。

附 件 3

1857-1931及1948-1971年期间迪沃塞洛、齐特卢克
和波齐特利的人口趋势

定居点 每一次人口普查 所预测的定居人 口趋势	迪沃塞洛	利奇基·齐特卢克	波齐特利
1857	1844	434	1340
1869	1988	505	1505
1880	2005	490	1432
1890	2148	478	1550
1900	2222	637	1674
1910	2001	627	1545
1921	2128	603	1594
1931	2164	570	1626
1948	679	344	843
1953	697	322	1008
1961	628	279	800
1971	505	235	640

上述统计数字是根据克罗地亚的官方资料编制的：Mirko Korenčić。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定居情况和人口，1857-1971，南斯拉夫科学和艺术学院著作集，第4卷，萨格勒布，1979年。

附件4--议程项目12

在1991至1993年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遭受的磨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5),在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23个主教管内,包括三名主教在内的512名教士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塞尔维亚族人一起被卑劣地杀害了。在那场战争中,有437座东正教堂、修道院和附属教堂被拆毁。乌斯塔莎运动的领导人从塞族的教堂和修道院中抢走了40节车皮的宗教艺术作品和其它物品并将这些物品运到了萨格勒布。战争结束以后,在1946至1985年期间,约70%的珍贵物品已被归还。

在最近还在进行的战争中(1991-1993年)在尚有10个东正教主教管区的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有156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毁,另有169座严重受损,65座教区的住宅或其它宗教建筑物被拆毁或烧毁,及43座教区的住宅和其它宗教建筑物受损。有18座塞族公墓被破坏或被掘开,有12座严重受损。

在10幢主教住宅中,有8幢被用雷炸毁,遭炮弹袭击或严重受损,有7个主教搬了出去。在萨格勒布、大主教的邸宅被设了地雷,在卡瓦洛瓦茨,受损严重,在帕克拉茨受损严重或被破坏,在希贝尼克,受损严重或被破坏,在莫斯塔尔,被埋设了地雷或被炸毁,在萨拉热窝,遭炮击或被放火燃烧,在图兹拉,遭炮击或严重受损。杜布罗夫尼克的扎胡姆列--黑塞哥维那大主教避暑别墅也遭破坏,最近被任命的 Osiježko Polje 和 Baranja 的主教无法在奥西耶克设置教座。目前已搬出主教邸宅的东正教会高级教士如下: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的 Jovan 主教,戈尔尼、卡瓦洛瓦茨的 Nikanor,斯拉沃尼亚的 lukijan,达尔马提亚的 Longin,扎胡姆列--黑塞哥维那的 Atanasije, Dabrobosna 的 Nikolaj,兹沃尔尼克和图兹拉的 Vasilije,及奥西耶克和巴拉贾的 Lukijan。在目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没有一个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主教还留在其邸宅中,主要有两个原因:或邸宅被毁,或主管的克罗地亚当局已取缔其邸宅。在目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控制的地区,7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在开展活动方面未受任何阻碍。而且,某些来自克罗地亚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还允准探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天主教信徒,例如, Ciril Kos 主教最近访问了斯雷姆。

在这场战争期间,塞族教堂被毁,有的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干的,有的则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干的。占有教会建筑物70%左右的大批建筑物的被摧毁并不是由于战事所致,因为它们并没有毗邻前线,与前线甚至还有100公里之远。诸如16世

纪的日托米斯利茨修道院及可分别追溯到1700和1709年的帕斯托瓦茨和敦尼亚·拉塞尼察的两座木制教堂等极为珍贵的遗址也遭损坏。彼得里尼亚·新格拉迪什卡、斯拉沃尼亚布罗德及其它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教堂最近也再次遭到破坏。

凡教堂被破坏时,那些从艺术和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价值连城的动产也随之而被毁坏净尽,特别是那些东正教堂内刻有圣像的屏风。由于在东正教堂内装饰一张屏风所用的圣像平均不少于30个--有时多至70个--如将被毁教堂加在一起,则被毁的由15至19世纪杰出的画家们创作的圣像近5,000个。无法弥补的损失还包括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大批物品及其他宗教作品和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萨格勒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的陈列馆被埋设了地雷,1690年由塞尔维亚最高一级的主教Arsenjie创建的帕克拉茨历史悠久的主教图书馆是一座在价值上仅次于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这样一家图书馆也遭到了洗劫并部分地被破坏。尤其是杜布罗夫尼克、希贝尼克、扎达尔、萨拉热窝、卡尔洛瓦茨、图兹拉和奥西耶克等地的其他教堂的陈列馆和珍宝馆的命运也下落不明。

塞尔维亚东正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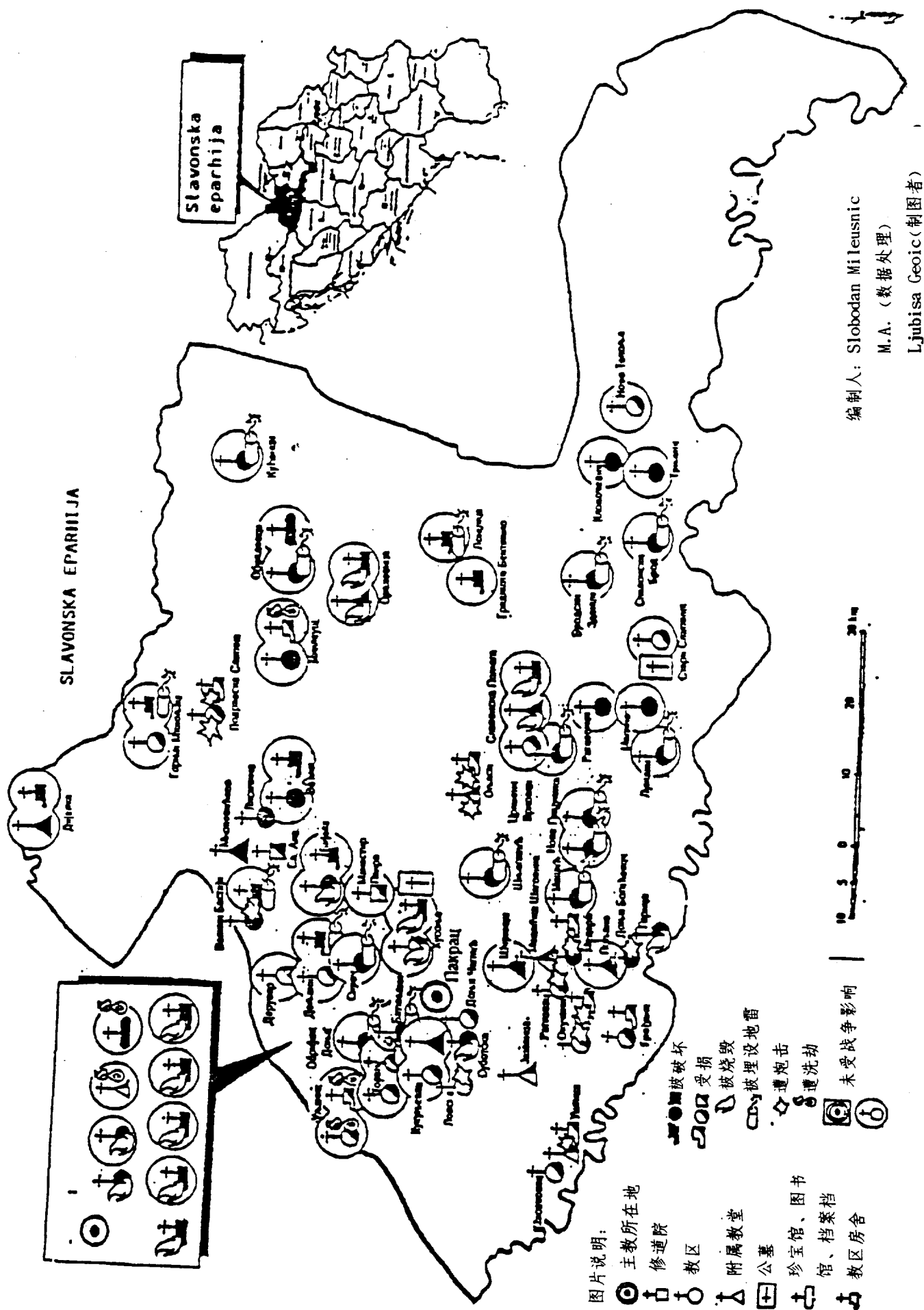
主要监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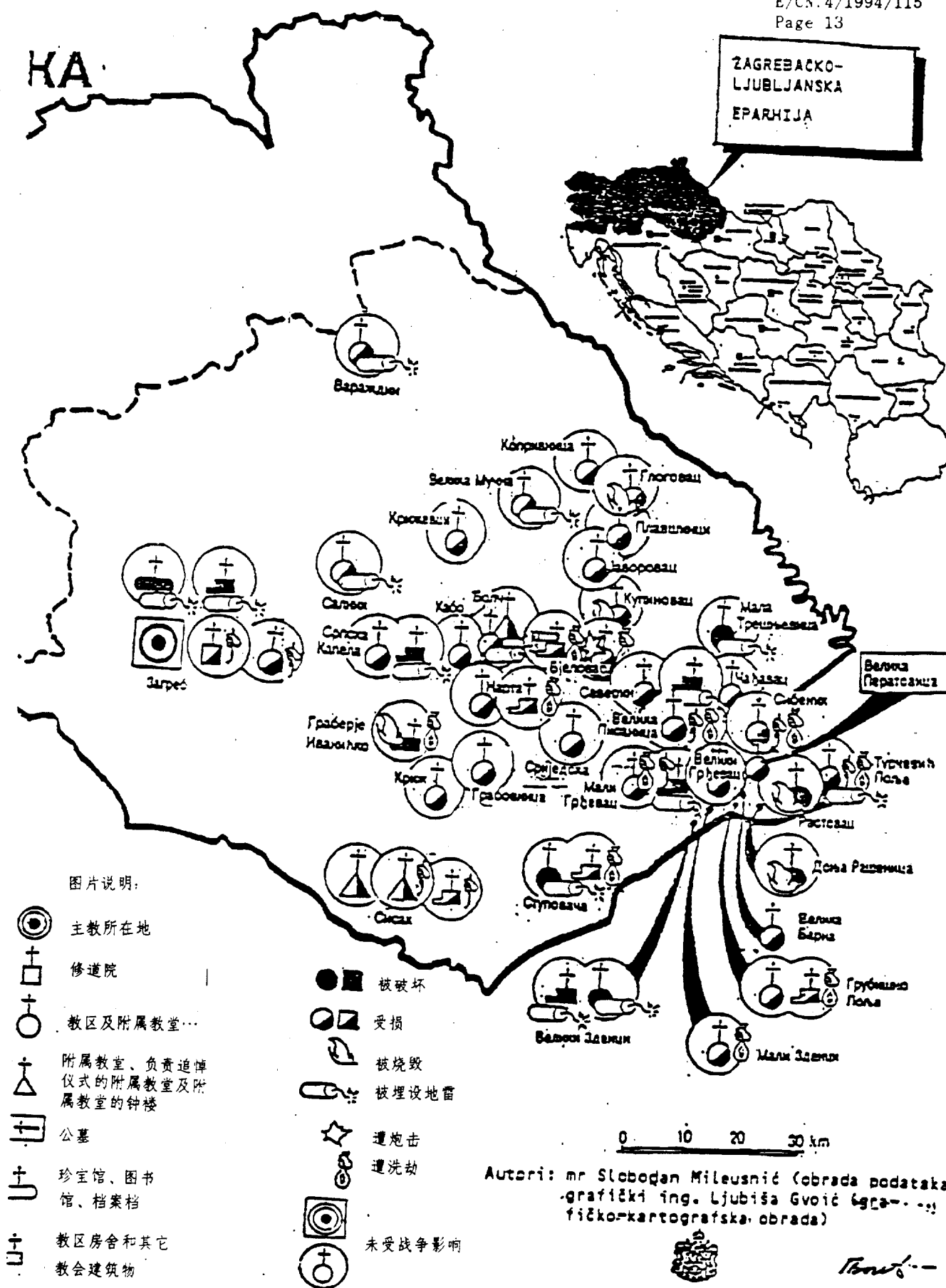
Slobodan Mileusnić, M.A.

议程项目 12

1991至1993年期间,在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共和国
领土上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财产被毁情况

1. 被毁的教堂.....	70
2. 受损的教堂.....	94
3. 受损的修道院.....	4
4. 被毁的主教邸宅.....	1
5. 受损的主教邸宅.....	3
6. 被毁的教区房舍和其它宗教建筑物.....	34
7. 受损的教区房舍和其它宗教建筑物.....	30
8. 被毁的附属教堂.....	难以查清
9. 受损的附属教堂.....	11
10. 被毁的公墓.....	9
11. 受损的公墓.....	3
12. 被埋设地雷的教堂陈列馆.....	1
13. 遭洗劫的主教邸宅.....	2
14. 遭洗劫的教堂图书馆.....	1
15. 被毁的教堂档案馆.....	1





附 件 5

议程项目12

请 求

本人姓名 Branko Batinić, 申请求颁发一份证明我儿子 Saša Batinić已在东正教教堂受洗的证书。

由于孩子希望按照其教士 Tepeć 的要求在天主教堂接受圣餐礼,我需要该证书以便为第一次圣餐礼之用。

父 亲

Branko Batinić

议程项目12

Vasilije Kudjeljić
No.254/IV, Pros, Črtava Str.
41040 Zogreb

Srpska crkvena……(不清)
No. 7/11, Ilica Str.
Zagreb

请 求

我特此请求上述教会的教区颁发证书,以资证明我孩子已在教会受洗。

由于我的孩子被某些人(学校的孩子)毁谤为非基督徒,作为一名家长(父亲),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请求此证书,以使我的孩子能提供他们已经受洗的证据。

Kudjeljić
萨格勒布和萨格勒布
卢布尔雅那主教管区
的东正教大主教(盖章)

议程项目12

The Church of the Holy Cross
41020 Zagreb-Siget
Aleja Pomoraca bb

5月22日, 萨格勒布(年份不清)

致有关人士

Marina Mandić

Marina Mandić将在西盖特的神圣十字架教会接受我们为她举行的第一次圣餐礼, 并且需要一份能证明她已得到受洗的证书, 敬请颁发证书, 不胜感激。

Antun……(姓不清)

萨格勒布大主教区
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
神圣十字架罗马天主教区
(盖章)

萨格勒布和萨格勒布
卢布尔雅那东正教区
大主教(盖章)

附件6 - 议程项目12

种族归属证明

我,签名者Savo Kovačević,克罗地亚东正教会的教士,1912年7月10日生于比耶利纳,现在是东正教徒,以前也是东正教徒。

认识到,资料不确及隐瞒已知事实会导致不少于三个月的监禁及开除公职或丧失从业权,因此我尽我所知并凭着自己的良心援引我在担任该职务时所发的誓词称,我祖先的血统均为雅利安,即:

父母:	雅利安血统
祖父母:	雅利安血统
曾祖父母:	雅利安血统

1944年3月15日写于图兹拉。

Savo Kovačević
(签名)

市长的说明:我特此证明并核实上述说法属实。

Savo Kovačević(教士)
(签名)

1944年3月15日,图兹拉
图兹拉市长办公室

克罗地亚独立共和国
(地名不清)克罗地亚
东正教区(盖章)

XX XX XX XX XX